

律
疏
刑
書



石門題跋

目錄

卷之一

題才上人所藏昭默帖

題靈源門榜

題昭默墨蹟

題昭默自筆小參

題昭默與清老偈

石門是路
題昭默遺墨

題真歸誥銘

題潛庵書

題佛鑑僧寶傳

題諡叟僧寶傳後

題珣上人僧寶傳

題宗上人僧寶傳

題圓上人僧寶傳

題淳上人僧寶傳

卷

題其上人僧寶傳

題範上人僧寶傳

題端上人僧寶傳

題隆道人僧寶傳

題休上人僧寶傳

題英大師僧寶傳

題所錄詩

題佛鑑蓄文字禪

題彌上人所蓄詩

題言上人所蓄詩

題自詩寄幻住庵

題自詩

題權吳中詩

題自詩與隆上人

題珠上人所蓄詩卷

題華光鑑湖圖

題墨梅山水圖

題墨梅

題蘭

題公翼畜華光所畫湘山樹石

題橘洲圖

題平沙遠水圖五則

又題公翼所畜

又宣上人所畜

又惠子所蓄

又稱上人所作

題華光梅

題石龜觀壁

題廬山

題天池石間

題浮泥壁

題清修院壁

題白鹿寺壁

題觀音院壁

卷之二

跋唐明皇傳

跋狄梁公傳

跋北里誌

跋達道所蓄伶子于文

跋邴根矩傳

跋魯公與郭僕射論位書

跋杜子美祭房太尉文藁

跋東坡山谷帖二則

跋東坡與佛印帖

跋東坡平山堂詞

跋東坡與荆公帖

跋東坡老木

跋東坡悅池錄

跋東坡緘啟

跋東坡書簡

跋山谷所遺靈源書

跋山谷雲峯悅老語錄序

跋山谷筆蹟

跋山谷帖

跋行草墨梅

跋橘洲圖山谷題詩

跋山谷五觀

跋黔安書

跋山谷字二則

跋珠上人山谷醵池詩

跋與法鏡帖

跋石臺肱禪師所蓄草聖

跋山谷筆古德二偈

跋山谷雲庵贊

跋東坡山谷墨蹟

跋山谷字

又詩

跋叔黨子

跋本上所蓄小坡字後

跋了翁詩

跋了翁書

跋瑩中帖

跋瑩中詩卷

跋江表民願文

跋李商老詩

跋徐洪李三士詩

跋蘇子由與順老帖

跋張七詩

跋高臺仁禪師所蓄子宣詩

跋道鄉居士詩

跋鄒志完詩乃其子德久書

跋四君子帖

跋呂鎮公詩

跋李豸弔東坡文

跋養直可師唱和真隱詩

跋養直詩

跋謝無逸詩

跋無盡居士帖

跋蔡子因詩書三則

跋李商老大書雲庵偈二則

跋韓子蒼帖後

跋太師試筆帖二則

跋公袞帖

跋三學士帖

跋蘭亭記并詩

跋荆公元長元度三帖

跋百牛圖

跋周廷秀誦唱詩

跋順濟王記

跋李成德宮詞

石門題跋目錄

終

石門題跋卷之一

宋 沙門德 洪 撰

明 古虞毛 晉 訂

題才上人所藏昭默帖

傳曰雖無老成尚有典刑然則老成典刑所不逮也予還自海外叢林頓衰心不爲之動者恃昭默在耳今又棄我而先惟之不自知涕零也宣和元年八月游法輪見東甌才公道人出此軸爲示知

石門是蹟
師弟子之間蓋如是衲子動成阡陌而才獨軫念
昭默豈妄與人者乎予既見其筆蹟又得與才游
彌日茲游也豈虛行哉

題靈源門榜

靈源初不願出世隄岸甚牢張無盡奉使江西屢
致之不可久之翻然改曰禪林下衰弘法者多假
我偷安不急撐拄之其崩頽跬可須也於是開法
於淮上之太平予時東游登其門叢林之整齊宗

風之大振疑百丈無恙時不減也後十五年見此
榜于逢原之室讀之凜然如見其道骨山谷爲擘
窠大書其有激云嗚呼使天下爲法施者皆遵靈
源之語以住持則尚何憂乎祖道不振也哉傳曰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靈源以之

題昭默墨蹟

余還自海南館于道林道人朱公破雨自雲蓋來
坐未定出昭默書一軸予久去箴誨初見必輒輟

熟視之不自覺意消也秦少游至錢塘見功臣山
政禪師書歎以爲非積學所至其純美之韻如水
成文出於自然昭默暮年臻妙其以是哉顏平原
有大節於唐而以書名識者憮之予以謂斯人德
高而名往就之耳借使此老書不工尤當寶祕况
工乎愈可寶也然與其門人書語多以見及余衰
退流落又自恨生所知遇不能不短氣耳

題昭默自筆小參

游東吳見岑邃爲予言秦少游絕愛政黃牛書問
其筆法政曰書心畫地作意則不鈔耳故喜求兒
童字觀其純氣昭默自臥疾後無他嗜好以翰墨
爲佛事如示衆以小參之語皆肯自筆此殆清閒
有餘又性不違人豈一代宗師而作許兒戲事此
所謂大慈過人之行非近世栽培聲名高自標致
所能及也誠侍者出以示予覽之涕泗橫流某年

月日

石門題跋
三
漢古閣
題昭默與清老偈

昭默孝友於昆弟而以謙自牧不如是法道何由
興乎予觀其贈洞和禪師法句曰志有常守誠無
外求及疑其語瞻其風度此老爲作實錄耳未見
洞和令人莫測其爲人及見之坐使人意消也韓
子蒼曰真本色住山人子蒼豈欺予哉

題昭默遺墨

昭默老人道大德博爲叢林所宗仰雖其片言隻

偈翰墨遊戲學者爭祕之非以其書詞之美也尊
其道師之德耳予游諸方處處見之開卷輒識其
真精到之韻骨枯老狀蓋其退居時筆也南嶽見
方廣圓首座出此爲示噫圓知敬慕昭默其亦賢
於人遠矣

題真歸誥銘

宗師之於生死之際說法作偈者有之未有自作
銘誥者也予觀昭默此文奮激頓挫精到無餘雖

鳩摩羅什道安輩平時作爲且不能及況病與死
隣者能爾乎蓋其道眼高妙唯道是視初不知其
有生死之烈也不然何以卓絕高勝如是之盛哉
拜讀不勝增氣

題潛庵書

傳曰有國者非謂有喬木也謂有世臣也予亦曰
有禪林者非謂有四事之傳也謂有耆年也潛庵
今九十一歲矣而筆語如此真叢席之大老人也

年月日某題

題佛鑑僧寶傳

禪者精於道身世兩忘未嘗從事於翰墨故唐宋僧史皆出於講師之筆道宣精於律而文詞非其所長作禪者傳如戶婚按檢贊寧博於學然其識暗以永明爲興福巖頭爲施身又聚衆碣之文爲傳故其書非一體予甚悼惜之頃嘗經行諸方見博大秀傑之衲能袒肩以荷大法者必編次而藏

之蓋有志於爲史中以罪廢逐還自海外則意緒
衰落魂魄遺失其存者無幾宣和改元夏於湘西
之谷山發其藏畜得七十餘輩因倣前史作贊使
學者槩其爲書之意書旣成有佛鑑大師淨因者
曰噫嘻此先德之懿也願首傳以爲畢生之玩因
以父事佛炤以大父事雲庵而視余爲季父也因
生廬山之陽游方飽叢林參道有知見恭謹孝友
蓋其天性而醞藉雅尚若出自然與余游餘二十

年久而益敬故余欣然授之因以謂此書當得妙
於筆札者傳之於是憑川道者敏傳願施其能傳
以伯父事佛炤以兄事佛鑑其能書乃夙習筆楮
不擇精麗飛翰如蠶食葉俄頃千字其衡斜布列
擘窠碁畫非特字工而已工詩善丹青兼衆妙而
有然未嘗以自多長坐不睡一食終日者十二年
矣人以爲難而傳以爲易久游靈源之門得其旨
要者也六月二十五日佛鑑攜此書來請記其本

末而以謂先覺之前言往行不聞於後世學者之
罪也聞之而不能以廣傳同志之罪也今予既以
傳次之而因又善傳傳公又成之嗚呼後世學者
讀之當想見法席之盛也

題誼叟僧寶傳後

清涼大法眼禪師出世行道三十年其所示徒皆
勸勉之語未嘗以法傳人非有法而祕惜實無有
法耳譬如無病而飲藥病從藥生故曰一切文字

語言學者嗜著是名壅蔽自心光明然前聖指道
之轍入法之階後世不聞而學則又如無田而望
有秋成無有是處予初成此書於谷山時出塵庵
師宐公諠叟在焉命南州傳道者錄之以衆編參
定特爲善本明年春予游嶽還復過諠叟出以爲
示其裝寫之精竄較之完非用意之專信道之審
莫能臻是予知其閱而仰思當助發其光明侔倡
其智證去先德亦何遠哉則清涼以文字語言爲

塵蔽者蓋治疾之藥耳覽者其以是窺出塵可也

題珣上人僧寶傳

予初游吳讀贊寧宋僧史怪不作雲門傳有耆年
曰嘗聞吳中老師自言尚及見寧以雲門非講學
故刪去之又游曹山拜澄源塔得斷碣曰耽章號
本寂禪師獲五藏位圖盡具洞山旨訣又游洞山
得澄心堂錄書谷山崇禪師語較傳燈皆破碎不
真於是喟然而念雲門不得立傳曹山名亦失真

崇之道不減巖頭叢林無知名況下者乎自是始
有撰叙之意凡經諸方三十年得百餘傳中間忘
失其半晚歸谷山遂成其志時長汀璉珣二衲子
來從予游錄此副本易曰多識前言往行以大畜
其德是錄也皆叢林之前言往行也能不忘玩味
以想其遺風餘烈則古人不難到也二子勉之

題宗上人僧寶傳

予撰此傳方定藁上淨三替而東甌道人將還石

門自瀉水過谷山欵予見其書曰噫嘻此一代之
博書先德前言往行具焉願手錄以示江南道侶
卽挂巾屨坐夏四月二十三日錄畢以示予予歎
曰夫彈冠必整衣心敬必形肅宗非至誠愛重法
道其謹楷精嚴詎能至是哉歐陽率更以書畫名
世見鐘太傅碑愛其筆法臥其下三笱不忍去率
更嗜世間法且爾況出世間法乎宗爲法坐夏賢
於率更遠甚

題圓上人僧寶傳

仰山初見耽源所傳六祖圓相卽以焚之及其授法也則有默論雲門不許錄語句而遠侍者以紙爲衣遂傳于今以是論之非離文字語言非卽文字語言可以求道也臨川圓道人少游方有志學道一鉢經行諸方其孤征絕俗雪鴻戾天仰不可及而骨董中有此錄小字薄紙畫畫精誠可以見其志也

題淳上人僧寶傳

問如何是火性答曰熱是火性問如何是水性答曰溼是水性問者欣然而有得水火之義盡於此矣又問何以謂之恕答曰如我之心以待人則恕矣又問何以謂之慎答曰心之一具德見於慎耳問者又欣然有得蓋恕慎之理極於此矣此世間義理之論也義理者心之塵垢也其去佛道不翅如百億天淵然管者有問竹林如何是法身答曰

法身無相又問如何是法眼答曰法眼無瑕爲道
吾衆中所失笑者宜矣近世邪師相與傳授謂無
有悟但直問直答謂之於法中不生異見紛然棊
布名山稱嗣祖沙門學者例無英氣往往甘心屈
伏每爲之流涕宣和四年九月二十七日夜爲衆
說參同契至本末須歸宗尊卑用其語處曲折引
譬以發明先聖之意使忱信而虔敬者一洗其矯
誣宗旨之氣而福唐太淳上人適出此編示予燈

石門是路 十
下爲書以付之淳能識宗則知尊卑之語不出義
理之域而悟首山獨坐無尊卑從上無一法與人
爲太老婆饒舌矣

題芳上人僧寶傳

長沙益陽白鹿大禪師門弟子季芳福唐人純靜
寡言笑年二十餘侍其師宣和四年夏于湘西南
臺寫此書三十卷寫畢以示予予曰汝師出雲蓋
西堂之門西堂爲臨濟九世之嫡孫而黃龍南公

之真子也 家辯才叢林畏仰之汝能自勤自誦
習此書玩味其旨蹤跡其行事繼之以不休則古
人豈難到哉如寫而不讀讀而不味其意徒欲粉
飾清興於道何有

題範上人僧寶傳

虬蟬細字欲闌斑病眼臨窗看亦難八十一人間
鼻孔那盧穿在一毫端且道有鼻孔從範上座穿
只如懷禪師無鼻孔作麼生下手若也道得西川

石門是足 十一
漏籃子一錢買三個若道不得南臺門外是湘江

題端上人僧寶傳

臨川志端上人宣和四年夏於長沙之谷山谷山
有衆而領袖者魯暗不通曉世事叢林以是凋落
端律身益敬日誦經行道暇則寫僧寶傳同學勸
經行他山要與之俱端辭以山水未暇觀正以白
業未辦爲憂同學怒棄去端怡然勿恤也明年正
月上澣日端袖此書來求題其後予告之曰一精

想中十法界種子皆具隨其所熏發而起譬之田
有稻種藉時雨以芽孽之十法界者六凡四聖謂
也今端屏絕諸緣曰唯錄佛祖之語味佛祖之意
則亦熏發佛乘之種與夫游談無根疲精神於莊
孟爲陳言腐說以欺無知者異矣然能窮究其所
自使所言所履如傳八十一人者則可謂出家知
恩者予視端精緊版而聲圓若可語此者聊及之
端其勉之

題隆道人僧寶傳

古之學者非有大過人者惟能博觀約取知宗而用妙耳唐沙門道宣通兼三藏而精於持律持律小藥之學也而宣不許人呼以爲大藥師棗柏長者力弘佛藥而未嘗一語及單傳心要方是時曹溪之說信於天下非教藥之論所當雜宣公甘以小藥自居棗柏止以教藥自志竟能爲百世師者知宗用妙而已禪宗學者自元豐以來師法大壞

諸方以撥去文字爲禪以口耳受授爲妙者年凋
喪晚輩蝟毛而起服紈綺飯精妙施施然以處華
屋爲榮高尻罄折王臣爲能以狙詐羈縻學者之
貌而腹非之上下交相欺誑視其設心雖僧牛履
豨之徒所恥爲而其人以爲得計於是佛祖之微
言宗師之規範掃地而盡也予未嘗不中夜而起
喟然而流涕以謂列祖綱宗至於陵夷者非學者
之罪乃師之罪也以苟認意識爲智證爲師者之

門望見以輕慢之心萌矣非特然也又執已是而去取諸方賤目覩而尊信傳說故不見至道之大全古人之大體因編五宗之訓言諸老之行事爲之傳必書其悟法之由必載其臨終之異以譏口耳授受之徒謂之禪林僧寶傳書成而九疑道人道隆閱之一月而屹屹上口兩月而娓娓成誦三月而能爲末學者舉紐領夏於雲蓋閉門寢飯之外口誦而錄之非誠著於學志存於道何能臻是

哉然其爲人不甘爲啞羊苾芻混處疾之甚至於
詬罵喜與有識博聞者游意所合則不問道俗千
里從之嗚呼叢林博聞者旣不可人求之而啞羊
苾芻動成阡陌隆雖口受吾文抱吾所集以遊諸
方亦安能忘詬罵之喙乎宣和二年秋得得自山
中來出此編爲示予佳其好學爲書其本末以告
未知隆者

題休上人僧寶傳

泰山之鳥巢於木末九淵之魚託於沙罅嗚呼魚
鳥之微亦知附託於高深安有毀髮學道之徒而
自棄於淺陋乎季休福唐人也而得業於湘上之
南臺其師太公與予爲兄弟行其熏烝見聞有自
來矣初太遭橫逆坐圜扉中百許日他法屬皆畏
酬酢之而休服勤不敢失禮逮其釋余勸度之宜
和四年正月也旣受具陪衆遂寫此傳除夕捧以
來予佳其能自脫淺陋而趨高深爲題其末明年

元日也明白庵題

題英大師僧寶傳

老子曰爲學日益爲道日損者理之序也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施多識前言往行者日益之學也如春夏之水方增川浩然不可測其際思之又思之以至於無思如函之在頂蓋造形之極不可以數量情識得孔子晚乃悟曰天下何思何慮如秋冬之水縮廓然見其涯涘嗚呼叢林法道之壞無

如今日之甚非特學者之罪實爲師者之罪也學者方蒙然無知而反誡之曰安用多知但飽食默坐雖若甚要然亦去愚俗何遠予所錄僧寶傳先叙其悟道之緣又書其死生之際欲學者法前輩爲道之精而惠英大師年二十餘生海上獨挺然有志不肯碌碌而啞羊者固已憎之如十世讎矣手寫此書攜以過予予佳其勤扶此心以自此趨無上佛果如順風揚塵耳宣和四年十一月題

題所錄詩

海南道人惠英字穎孺生十有二日而失母年七
齡而爲沙門二十歲從予游予所作語言徧叢林
未嘗收錄而英編兩巨帙爲示既有媿於九祖欲
焚去之又念英之好學爲一笑而置之然流俗寡
聞見少年嗜筆硯者不肯數必腹非之以謂禪者
不當以翰墨爲急寧知龍勝詩流震旦
論動以億萬多爲言哉英勉之老子言爲學

日益爲道日損使其未嘗學也何所損哉如川之
增者學也水落石出者損也然未易與粥飯僧論
此也

題佛鑑蓄文字禪

余幼孤知讀書爲樂而不得其要落筆嘗如人掣
其肘又如瘖者之欲語而意窒舌大而濃笑者數
數然年十六七從洞山雲庵學出世法忽自信而
不疑誦生書七千下筆千言跬步可待也嗚呼學

道之益人未論其死生之際益其文字語言如此
益可自信也今三十八年矣而見雲菴平時親愛
之人佛鑑大師淨因於湘中頽然相向俱老矣而
故意特未老又出余少時詩句讀之想見山林之
舊游處誦白公詩曰手把楊枝臨水坐閒思往事
似前身

題彌上人所蓄詩

往時叢林老衲多以講宗爲心呵衲子從事筆硯

予游方時省息衆中多習氣扶磨不去時時作未
忘情之語隨作隨棄如人高笑幸其不聞過廬山
見弼上人出一巨軸讀之茫然不可諱爲多言之
戒管殷浩喜作詩不甚工嘗出示桓溫溫戲曰子
勿犯吾儻見犯卽出子詩示人弼上人不見惡願
勿傳乃幸

題言上人所蓄詩

予幻夢人間游戲筆硯登高臨遠時時爲未忘情

之語旋踵羞悔汗下又自覺曰譬如候蟲時鳥自
鳴自己誰復收錄寶山言上人乃編而爲帙讀之
大驚不復料理其訛正可爲多言之戒然佳言之
好學雖鄙語如予者亦收之世有加予數十等之
人其語言文字之妙能錄藏以增益其智識又可
知矣夫水發岷山其濫觴至楚國則萬物至滿則
合之者衆也善學者其能外此乎言公其勉之

題自詩寄幻住菴

淵明作訓子詩可以想見其愷弟而杜子美乃曰
有子賢與愚何其挂懷抱作閒情賦足以見其真
而昭明太子曰白璧微瑕正在此耳癡人面前不
可說夢豈子美昭明亦真癡耶予自居海上及南
歸寄意於一戲故語不復料理其當否今錄數首
以寄幻住庵主杜子美梁昭明猶未脫癡病幻住
其能不癡耶

題自詩

予始非有意於工詩文夙習洗濯不去臨高望遠
未能忘情時時戲爲語言隨作隨毀不知好事者
皆能錄之南州琦上人處見巨編讀之面熱汗下
然佳琦之好學雖語言之陋如僕者亦不肯遺況
工於詩者乎因出示輒題其末

題權吳中詩

世稱唐文物特盛雖山林之士輒能以詩自鳴以
余觀之如雙井茶品格雖妙然終令人咽酸冷耳

吳中下筆豪特之氣凌跨前輩有坡谷之淵源予見之未視名字輒能辯大率句法如徐季海之字字外出骨骨中藏稜讀者當置軸紬繹想見瘦行清坐時也使吳中聞此語當以予爲知言

題自詩與隆上人

余少狂爲綺美不怠情之語年大來輒自鄙笑因不復作自長沙來歸舍龍安山中無可作做學坐睡法飽飯靠椅口角流涎自喜以謂得其妙苟舍

有道人隆公雅好予管所作尚能尋繹乎予引紙爲錄此
未嘗倦問予管所作尚能尋繹乎予引紙爲錄此
數篇以遺之而戲之曰管達觀禪師居京師士大
夫相從者皆以能詩答話多之觀笑曰解答諸方
話能言五字詩二般俱好藝只是見錢遲隆公曰
果爾吾不復耳坐客皆笑之隆字默翁湘中清勝
者也

題珠上人所蓄詩卷

子於文字未嘗有意遇事而作多適然耳譬如枯
株無故蒸出菌芝兒稚喜爭攫取之而枯株無所
損益寶峯珠上人湛堂公之高弟其爲人精敏能
辦事於佛事欲營之蓋不知艱嶮爲何等物在叢
林中爲衆推蓋其氣不受控勒口涉園夫李商老
每於人物特慎許可而贈珠以詩曰歎玉渥洼種
者佳湛堂之有子也

題華光鑑湖圖

予建中靖國游西湖航西興游澗東以病不果甚
以爲恨讀東坡詩見山川之精神如兒稚對蜜知
其甜今觀鑑湖圖如華光戲以蜜置舌書聞耳涌
師俄收之而去兒稚雖癡然亦知蜜不可如飯嘗
食之也

題墨梅山水圖

華光老人眼中閣煙雨曾次有丘壑故戲筆和墨
卽江湖雲石之趣便足春色不可收畜也而此老

人藏於耐寒凍枝頭一時高韻譁於士林而其所畜又其尤精選也以病舉以付其子湧湧如獲夜光炤乘千里以書誇於予不有是父安得此子哉歐陽率更見索靖碑因畱不去竟寢其下三簣文字畫刻是中安得美味而嗜好有如此者予初大怪之及視湧之好尚率更要不足怪也

題墨梅

華光作此梅如西湖籬落間煙重雨昏時見便覺

趙昌寫生不足道也

題蘭

無人自芳之態此老何從見之豈曾次有此風葉
蕭散乎

題公翼畜華光所畫湘山樹石

予習湘山者也日與樹石爲伍華光畫樹石而不
畫我何哉公翼仕宦三十年而貧在我上篋中唯
墨梅樹石數軸其人品可以想見

題橘洲圖

公翼愛橘洲而使華光圖之予家於湘西開門則
漁汀斷岸不呼而登几案間蓋湘西皆吾畫筭書
此以誇公翼云

題平沙遠水圖五首

公翼詩云蕭然野趣忽在手彷彿江南煙雨村此
殆筆端能生煙雲非曾次有江山何能作此語

又題公翼所畜

歐公嘗語客曰坐而隱者不知巖石雲泉之妙王公貴人圖江山臥而披之蓋荆山之人以玉抵鵲而秦乃割其十五城以求璧豈世以希見爲貴初無定情耶予生長山林而目不自觀公翼賢士大夫也其希見而盡畜之空矣

又宣上人所蓄

華光滴露寫寒枝幻出平遠士大夫厭飫富貴之餘見之收蓄可也道林清富宣師開軒瀟湘江山

不呼而登几案間步林麓嗅梅尋柳嘗應接不暇
乃袖而寶祕之也好事無乃太多乎哉

又惠子所蓄

好在華光真子過于雲屋之間春色都隨談笑袖
中仍有湖山宣和元年十二月初五日惠子出其
師所作湖山平遠曰此蓋老人得意時筆也予平
生無所嗜山水少年遊戲錢塘眷湖山之勝欲老
焉以詩寫之不能肖逮今衰暮雖與華光善得其

戲筆必爲人持去惠子呵予不能善祕之予曰凡
四海九州山川煙雲皆吾畫筭也奈何爲兒戲畜
紙墨間乎惠子笑曰公懍懍大言蓋其天性然爲
題此紙於是書六言付之

又稱上人所作

宣和元年十二月初吉日里道人稱公絕湘來過
予時江寒欲雪小室誼譁良久出畫一軸蓋橘洲
斷岸平遠之圖華光墨梅別館之兒稚也稱妙思

如此力之不已當不減華光口占曰袖裏兩枝煙
雨門前一片瀟湘

題華光梅

華光紹聖初試手作梅便如迦陵鳥方雛聲以壓
衆鳥東坡見之如黃梅視無姓兒便肯之無姓兒
今將以衣鉢授嶺南撩予惜黃梅破頭老人不及
見也圓禪者當還舉似乃翁問甘露滅法喻齊否
政和五年十一月十二日夜石門精舍題

題石龜觀壁

余家筠溪之上去城餘百里兒時聞城中塔成欲
往觀焉因先君行坐余於力謝三肩上至石龜觀
謝三者給余曰當先拜石龜乃能見塔不然終不
可見余曰儻爾汝何不拜曰我已嘗拜之汝旣童
子又後至法當拜於是再拜入城幸見塔而心喜
謝三肯余先也後三十年過焉視石烏龜良無恙
摩挲以追繹前事爲大笑吾亾友胡汝霖民望生

撫之金谿七八歲時隨兄入城忽不知所往使人
尋已在寶應寺前看泥力士矣余每以戲之而忘
余亦有此患乃以炭書其壁曰須知泥力士不減
石鳥龜忠子民望里人也書以示之

題廬山

余十五六時游北山謁準禪師殘僧三四輩草屋
數椽殆不堪其愁準老而喜飲時醉一樽則擊磬
禮觀音空階夜雨彌月不止後二十五年余還自

海外過此而山川增勝樓閣如幻出大鐘橫撞淨
侶戢戢而真隱方開石門法道于此余乃服其老
且不衰矣重九前三日秋陰皆當時清絕之象而
有今日適悅之情遂書此

題天池石間

績茂功與德洪覺範道人自虎谿屏人乘入資
聖庵少焉歷石門澗錦繡谷窮高陟險遂至天池
致敬普見如來獲紫金光明之瑞越翌日齋罷作

禮而退聞佛手巖寶林峯之勝一一登覽其上望
擲筆峰下瞰聖寺經巖神刻玉削不知幾千仞而
江流吞天山接平野雲煙開合一目千里茲實匡
廬第一境隱然爲天下奇觀也薄晚投宿化城回
望杖履所經蘿逕鳥道杳然在層崖絕壁之上殆
非人間之游也此身儻未變滅要當結廬以終

題浮泥壁

空印禪師以宣和二年十二月偕余謁從禪師於

芙蓉峯累石於玉淵之上以爲塔酌泉賦詩暮夜
矣遂宿焉次日從公追余二人杖屨下危峯自關
山谷中並澗行十餘里兩山爭倚天煙霏層疊自
獻部曲斷續行九地底水聲砢砢如千乘車挽而
起仰望晴虛如展匹練旣出谷沃野夷曠遂飯于
木陰空山暴寒雪意濃甚跣而渡澗者十八九入
石門已夕山中之人炬而來迎及寺已二鼓矣秉
燭夜話如夢寐中住山宣公云常有虎來月黑踰

垣而去空印使余記之遂書

題清修院壁

管余庵于湘西與希一爲隣相歡如价密宣和四
年冬希一遷于茲山然每會面夜語達旦七年秋
余將歸老玉峯之下來謁別爲畱兩管言意俱盡
而情則有餘桑下三宿前聖丁寧者正箴余今日
之病曉陰閣雨千掌在有無中出山有不勝言者
中秋後二日題

題白鹿寺壁

希先昔游公卿間與鄒至完曾公袞蔡子因吳子
野厚居自江左還南嶽庵方廣十年叢林高之湘
南使者勸請開法此山希先持一鉢欣然而來旣
至屋老過者疑將壓焉殘僧纔十許輩大率如逃
亾人家未五白殿閣宇室間見層出如化城如梵
釋龍天之宮從空而墮人間此邦之檀信往來之
士大夫太息以爲勤不知希先蓋遊戲也余自長

沙來館余四管時故人傳彥濟試手作邑攬姦摧
滑民驚以神當暇日攜僚佐時時舟而至其登高
臨遠烹茶賦詩則茲山之風月未至乾沒也

題觀音院壁

祖師相授法者三世塔廟在淮山從之游得
道者多庵於蒼巖大林之間路由蘄春真身存者
無慮八十餘處黃於蘄爲接壤太平興國初僧昭
信始見琳公於大石之間大安龜頭相繼而出竹

瓦之東石尉村有古松兩株參天合抱邦民歲禱
雨暘於其下其應如懸響垂拱初耆舊相傳爲觀
音院嗚呼豈非祖師之門得道出世於茲已嘗建
寺毀壞而不可考者乎有僧祖欽投牒疏其事於
郡太守待制韓公駒欣然給據付之使中興其院
欽敦厚坦夷道俗愛之翕然而成余建炎元年

過焉到門却立縱望雲間萬峰來朝茲地也其

興平

石門題跋卷之一

終

此書係金瓶梅詞話之序言，其文辭雅馴，筆力雄健，誠為金瓶詞話之冠。其言詞話之體裁，蓋取法於史記、漢書，而參以宋明話本之筆法，故其敘事簡潔，而人物生動。其論詞話之流傳，則謂其始於宋，而盛於明，蓋因其體裁之新奇，而為當時所喜聞也。其言詞話之價值，則謂其雖為小說，而實足以見世情之變遷，人心之動靜，誠為社會之公鑑也。其言詞話之地位，則謂其雖為小說，而實足以與史記、漢書並列，蓋因其體裁之新奇，而為當時所喜聞也。其言詞話之地位，則謂其雖為小說，而實足以與史記、漢書並列，蓋因其體裁之新奇，而為當時所喜聞也。

石門題跋卷之二

跋唐明皇傳

初明皇聞元魯山之歌歎曰賢人之言也聞左璫
訢道迎宋璟不爲璟禮則益知其賢何其明也及
聞祿山曰胡家不知有父但知有母便遂信之何
其暗也孟子曰養心莫大於寡欲欲少縱之則反
易如此然能割所甚愛以寧天下與漢高帝鑄印
銷印遲速一間耳此其所以再造唐室也

跋狄梁公傳

秦攻魏破之殺魏王瑕誅諸公子而一公子不得
乃令魏國曰得公子者賜金千鎰匿之者罪至夷
公子之乳母節乳之俱逃而魏故臣有識乳母者
曰乳母無恙乎乳母曰嗟乎吾奈公子何故臣曰
今公子安在吾聞秦令曰有能得公子者賜千金
匿之者夷乳母儻知其處盍不言乎乳母曰吁我
不知公子處借吾知之終不可言故臣曰魏國正

破亾族已滅矣尚誰爲乎乳母吁而言曰夫見利而反上逆也畏死而棄義亂也恃逆亂以求利吾不爲也遂抱公子藏大澤中故臣告秦軍秦軍追見射之乳母以身蔽矢著身者數十乃俱死秦王聞而貴之葬以卿禮東漢李善南陽李元奴也家疫死止孤兒續始生數旬而貲以萬數奴婢共議謀殺續分其產善潛負續逃亾隱山陽瑕丘界中親自哺養乳爲生湏續雖在孩抱奉之不與長者

有事輒跪請白然後行之續年十歲善與歸其邑
修理舊業鍾離意時爲瑕丘令上書薦之光武詔
善及續並爲太子舍人魏節乳母漢李善古之奴
婢也而其所爲卓越如此予聞虎生三日其氣食
牛馱馱七日而超其母蓋其種性殊特不幸而趣
異類中耳若二人者殆功名富貴者事也又可以
品類拘之乎唐則天皇后受夫顧託而欲奪以自
有哥舒翰提兵三十萬而北面事賊此真奴婢豈

實能功名富貴者乎

跋北里誌

春秋傳書六鷁退飛石隕五微事也何足書乎先
儒曰聖人之意以謂如鷁與石無預於道德性命
之理且猶謹嚴詳次如此況道德性命乎北里誌
戲劇之文而達道較證藏之豈五石六鷁之意乎
舒王曰司馬君實平生大過人者臨事不苟於達
道亦云

跋達道所蓄伶子于文

風行水上渙然成文者非有意於爲文也余讀此傳蓋通德娓娓而語子于筆追而書之非有意也然通德所論惠男子殆天下名言吾以謂子于之室有此婢如維摩詰之有天女也達道手較諸書而此本最美非好古博雅何以至是司馬君實無所嗜灯獨畜墨數百爾或以爲言君實曰吾欲子孫知吾所用此物何爲也達道之畜書其亦司馬

之墨癖也

跋邴根矩傳

孔北海年十六時能舍匿山陽張儉事泄兄弟及
母三人爭死竟坐兄褻北海因是顯名遼東太守
公孫度欲殺劉政政先依根矩匿之月餘以付
太史子義旣而謂度曰政已去君之害豈不除哉
度曰然根矩曰君之畏政者以其智也令政已免
智將用矣尚奚拘政之家不若赦之無重悲也度

乃出之棄又資送政家皆歸故郡嗚呼東漢號多
氣節之士其天性哉方張儉劉政之窘而遇北海
兄弟太史子義根矩雖困於亨蓋其平生取友護
助何所憾焉韓退之誌柳子厚愛其請代劉夢得
播州曰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
悅酒食遊戲相徵逐翊翊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
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言死生不相背負空若
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

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
此空禽獸所不忍爲而其人自視以爲得計使聞
子厚之風亦可以少愧矣予聞退之之言太過及
親嘗之乃知此曹今古一律也僭能過之安能已
之哉

跋魯公與郭僕射論位書

魯公作字多擘窠大書端勁而秀偉黃魯直云此
所期無不欲高焰千載者此帖草略匆匆前所未

見開軸未暇熟視已覺粲然忠義之氣橫逆而點
畫所至處便自奇勁公嘗謂盧杞曰朝廷法度豈
更堪公破壞也於此又曰朝廷綱紀須其存正凜
然想見其爲人蓋公所遭之時如此而所守之道
不得不然故倉卒未敢忘國之綱紀也余私有感
於中者因記於此

跋杜子美祭房太尉文藁

房瑄之賢盧杞之不肖讀其傳曉然易分也然睢

陽之敗由瑄魯公被害杞實使之按二者之設心
則終不能優劣而甫稱瑄之材雖困蹇以死益堅
壯非忠義激烈篤於自信其能爾耶疑史記賀蘭
不予南霽雲兵事若不直雖然哥舒翰之臣祿山
天子西奔天下怨之而高適乃表雪其事稱舒翰
忠義有素而以病奪其明將軍三十萬而低首事
賊非叛乎從而文其罪非欺乎而甫亦嘗以舒翰
適爲賢豈史皆不足憑而甫之稱無不真者耶

跋東坡山谷帖二首

東坡山谷之名非雷非霆而天下震驚者以忠義之効與天地相始終耳初不止於翰墨王羲之顏平原皆直道立朝剛而有禮故筆蹟至今天下寶之者此也予於雲巖訥室觀此帖皆其海上窮困時自適之語然高標遠韻凌秋光磨月色令人手玩一飯不置若訥當藏之名山以增雲林之佳氣前代尊宿火浴無燒香偈子山谷獨能偈之初見

羅漢南公化作偈其略曰黑蟻旋磨千里錯巴蛇
吞象三年覺天下衲子聽瑩十年晦堂曰魯直作
此有據乎亦意造爾山谷曰吾聊爲叢林戲耳晦
堂大笑曰豈可以般若爲戲論乎山谷始悔前所
學未登本色鱸韞乃卜居于庵之旁方知晦堂真
不請之友耳今讀此書乃是未見晦堂時語也不
然安有吹劒語乎

跋東坡與佛印帖

東坡騎鯨上天去十九白矣平生文章流落世間
者所在神物護持然士大夫罕蓄之多見山人野
士之室汝水收禪者出此帖示予雖其一期醅酢
之語而謙光燭人三復之想見幅巾杖屨翛然行
儋石水溢間如淵明在柴桑斜川時某題

跋東坡平山堂詞

東坡登平山堂懷醉翁作此詞張嘉甫謂予曰時
紅粧成輪名士堵立看其落筆置筆目送萬里殆

欲仙去爾余衰退得觀此於祐上座處便覺煙雨
孤鴻在目中矣

跋東坡與荆公帖

予嘗見東坡與荆公帖謂少游曰願公稱揚之使
增重於世又舉魯直自代表曰魁壘之才足以冠
絕天下孝友之行足以追配古人是四老俱登鬼
錄覽此翰墨尚足以增山川之勝氣也

跋東坡老木

東坡婆娑林丘如此老木而山谷以筆端之口爲
形容之華光鉢囊中乃一時頓有此兩玉人耶

跋東坡悅池錄

歐陽文忠公以文章宗一世讀其書其病在理不
通以理不通故心多不能平以是後世之卓絕穎
脫而出者皆目笑之東坡蓋五祖戒禪師之後身
以其理通故其文渙然如水之質漫衍浩蕩則其
波亦自然而成文蓋非語言文字也皆理故也自

非從般若中來其何以臻此其文自孟軻左丘明
太史公而來一人而已然予有恨恨其窺夢幻如
霧見月雖老而死古今聖達所不免譬如晝則有
夜而東坡喜學煉形蟬蛻之道期白日而骨飛竟
以病而歿使其如魯仲連之不受萬鍾之位而肆
志則寧復有遺恨哉佛鑑能珍敬其書則其趣味
乃真是山邊水邊之人與夫假高尚之名心悅孔
方道人者異矣

跋東坡緘啟

東坡海外之文中朝士大夫編集已盡雖予之篤
好者亦以爲無餘矣佛鑑輒出此帙爲示皆中朝
士大夫集中所無者山林之人泯泯枿枿若無所
用而其志好尚亦清絕哉譬如無雲之月有目者
皆愛仰之況斯文乎

跋東坡書簡

王逸少骨鯁顏平原剛正兩公皆有立朝大節而

後世以字畫稱予嘗嗟憐之然名德之重故世珍
其筆蹟蓋理之固然東坡之於王顏又其逸羣絕
塵者其法權極可寶祕宣和四年人日覺慈軸以
來示予予忻然喜其嗜好若可教也

跋山谷所遺靈源書

熙寧元豐之間西安出二偉人徐德占一旦興草
萊與人主論天下事若素宦於朝黃魯直氣摩雲
霄與蘇東坡並馳而爭先二公皆名震天下聖世

石門是路 十一
第一等人也而詩詞所寓翰墨之妙拳拳服膺於
靈源大士如此則知彼上人者必有大過人者耳
一以達摩正諦不斷才一縷爲憂一以願得一雲
門爲言豈非念其所負不可以蹤蹟者耶高安道
人誼叟久從之游蓄此書出以示予予祝之使藏
之名山庶百千年之下知江南道德所在未全寂
寥也

跋山谷雲峰悅老語錄序

山谷筆回三峽不露一言雲峰舌覆大千更無剩
法筭日龍山父子雖被熱瞞今朝虎溪兒孫應增
冷笑咄寒山子道底

跋山谷筆蹟

山谷爲予言自出峽見少年時書便自厭此帖在
龍舒時作自然有一種勝氣未易與俗人言也當
有賞音耳

跋山谷帖

山谷翰墨風流不減謝東山而書詞鄭重傾倒於
華光如此予疑百世之下有讀之者知華光後身
支道林哉

跋行草墨梅

山谷醉眼蓋九州而神於草聖華光道價重叢林
而以筆墨作佛事兩翁並軸如夏口松下見婁師
德永禪師像於邢和璞甕中耳

跋橘洲圖山谷題詩

予棲遲橘洲斷岸甚久別來無夕不在夢偶開軸
見之如倚法華臺引鏡也讀山谷語如幅巾相從
道林路時

跋山谷五觀

舒王在鍾山多與禪者游王以宗乘關捷問之莫
不瞠若若以膚淺問之莫不聽瑩於是大訝其寡
聞嘗問一僧五觀法使誦之往往不能句者嗚呼
非施法之過學者亦罪焉以其不能從師授也山

谷冠冕道德偉俊聳于縉紳宐其倚花叫飲高追
晉宋風流之游方其窮約乃知跣趺而食又作觀
法非直已好之且欲移於天下其信道爲法之勤
可謂透脫情境者耳逢原畜此疾欲以示學者庶
幾其有能動心者耳

跋黔安書

王家父子翰墨流落後世不少而所見皆弔喪問
病之帖豈其得意之書已爲當時賢士大夫所藏

世不得而見之耶弼上人處見黔安青石牛帖皆
與村落故人語然其傲睨萬物之意不沒更百年
後斯帖當亦貴耳

跋山谷字二首

山谷初見鄂渚舟至長沙時秦處度范元實皆在
予自三井往從之道人儒士數輩日相隨穿聚落
游叢林路人聚觀以爲異人今餘二十年予再游
長沙山林間往往見其筆札此帖此簡前嘗見之

宣和二年秋八月至法輪竦上人出以爲示玩之
不忍置魯女有遺荆釵而泣者路人笑之曰以荆
爲釵易辦女乃泣何也女以手掠髮曰非以其難
致也以其故舊耳予所以玩之者實鍾魯女泣荆
之情

山谷初謫人以死弔笑曰四海皆昆弟凡有日月
星宿處無不可寄此一夢者此帖蓋其喜得黔戎
有過從之詞其喜氣可搏掬山谷得瘴鄉有遊從

其情如此使其坐政事堂食箸下萬錢以天下之
重則未必有此喜也

跋珠上人山谷酺池詩

予紹聖初畱都下聞士大夫藉藉誦青石牛詩而
此四絕尤著聞恨不見此老閱三年遊石門林下
識君實骨面善談笑相從最久時珠禪垢面不襪
然已超卓後二十餘年予還自海外而君實化去
久矣丁酉坐夏洞上有鴨步而至者問之乃吾向

所識不襪公也於是甘吾老矣夏休珠將經行湘
山袖此卷來讀之龍蛇飛動凌跨韓柳之氣糠粃
王侯之韻如其無恙時陰晚坐覺山川增勝爽然
忘其孤廢也湘山多高人識青石牛甚衆珠可以
示之使其韻摩搏衡霍固不佳哉

跋與法鏡帖

山谷作黃龍書時與予同在長沙碧湘門外舟中
今餘年佛鑑出此以示予曇諦見前身麈尾山谷

醉中仙去此帖墮空之垢被也

跋石臺肱禪師所蓄草聖

少游此詩荆公自書於紈扇蓋其勝妙之極收拾
春色於語言中而已及東坡和之如語中出春色
山谷草聖不數張長史素道人遂書兩詩於華光
梅花樹下可謂四絕予不曉草字開卷但見其雷
砰電射揭地祇而西七曜耳吁哉異也政當送與
龍安昭禪師使一讀之

跋山谷筆古德二偈

此兩詩唐智閒禪師所作也世口膾炙之久矣而莫知主名豈山谷未敢必誰所作耶覺思示山谷在華光時筆此翁以筆墨爲佛事處處稱贊般若於教門非無力者也今成千古爲之流涕書之

跋山谷雲庵贊

雲庵住廬山時山谷過焉相與游鸞溪坐大石上擘窠畱題其法喜之游如黃檗裴公乃作此贊後

二十餘年得於衡陽毛氏之家持以還長沙開法
長老覺慈實其的孫時年二十三歲卽以付之臨
濟正脉使流通不斷乃無所媿此贊其敬之哉宣
和五年中秋前一日題

跋東坡山谷墨蹟

予自南來流落山水久不見偉人便覺曾次勃土
可埽宣和二年冬涌師於湘西古寺中出以爲示
如見蘇黃連璧下馬氣如吐霓也

跋山谷字

山谷翰墨妙天下蓋所謂本分鉗鎚至於說禪自
到於三老之後則似攙奪行市奇傑之氣光風霽
月如珥立殿陛之下何其炤曜哉漳州正道書記
於東山雪朝出以相示便覺增清山川精神秀發
道雖一枝一鉢求實於已者無有然骨董箱有此
軸殆可與連城炤乘爭價也

又詩

山谷論詩以寒山爲淵明之流亞世多未以爲然
獨雲巖長老元悟以爲是此道人村氣而俎豆山
谷靈源之間也已可驚駭乃又能斲評詩之論殊
出意外此寒山詩也以山谷嘗喜書之故多爲林
下人所得顏平原方乞米而山谷已謝得米要之
非胡椒八百斛之家也

跋叔黨子

王子敬童稚時作字行草已超故方引紙著腕右

軍從後掣其筆不獲乃歎曰是兒他日名當大成
予觀叔黨行草皆蟬蛻墳塵之類筆法通亞乃翁
矣憐其早世不秋庸詎不以此郎媿子敬耶邵陽
儉上人兩歇攜此帖見過條然如見父子角巾竹
杖行小港榕林之下不勝清絕建炎二年三月十
八日

跋本上所蓄小坡字後

雞蘇本草龍腦薄荷也東吳林下人夏月多以飲

客而俗人便私議坡誤用雞蘇爲紫蘇可發吳儂
一笑予將發鸞溪上人以此軸爲示筆勢飛動皆
學坡而未臻坡嶮處者要之如馬巷中逢王謝家
子弟步趨狀貌蘊藉風流有自來矣覺範題

跋了翁詩

仁者難逢思有常平居慎勿恃何妨爭先世路機
關惡近後語言滋味長爽口物多終作疾快心事
過必爲傷與其病後求良藥不若病前能自防

右了翁送其姪剛勝柔詩勝柔過南昌出以爲示
曰伯氏祝曰儻見覺範使爲汝說破予曰翁欲汝
知口只好喫飯耳

跋了翁書

宣和二年夏得翁書前去無日矣能復一來相見
乎翁平生剛方吐言如刀鋸而此書若悽冷私怪
之明年四月遣書走山陽八月人還云翁方發書
目下世矣蓋四月九日也聞之酸鼻累日翁視死

生一戲耳予重爲天下惜此人品翁知國如陸忠
公臨大節不奪如顏魯公文章光明瞻博如白樂
天通達宗教如裴公美然四公者皆享富貴建功
名死無遺恨而翁兼四公之長而以一斥不能復
遂坐廢三十年予所以追悼而不去心也八月七
日方飯僧薦冥福病臥刺然刀畫而南州珠上人
攜此軸來讀之而長歎哲人逝矣予何所稅駕乎
此去死生一決耳珠包腰一鉢苦硬有膽氣而能

蓄此書今叢林禪和子以爲何種故紙然則珠殆亦有佳處因爲流涕而書之

跋瑩中帖

瑩中竄海上而名震天下不減司馬丞相之在洛中時平生多與山林之人游處處見其翰墨雖戲語亦如雪中春色予觀堪公所蓄答仰山真慧禪師簡重而謹嚴如其爲人味其立朝盡節無媿宋廣平陸宣公也

跋瑩中詩卷

了翁徜徉垢汗不擇香臭而至山水間便能賦山
礬墨梅乃爾暴清絕耶子政和春過衡陽道權出
以相示如見抵掌談笑時

跋江表民願文

世尊論學道特言富貴爲難表民官爲左司風節
凜然天下畏仰貴顯矣而與其夫人俞氏一飯奉
身清淨自活畢世真如德生童子有德童女豈特

求於今爲鮮雖從古人中求亦無有也予閱其願
文廣大堅固深切著明眞黑暗崖之火炬生死海
之舟楫爲之序者淨慈禪師退然才中人而以大
法爲已任如雪竇爲之跋者延平了翁立朝正色
剛而有禮愈斥而愈忠如魯公皆表民之友也而
三友者聯翩欲刪去予而自游普賢願海又可乎

跋李商老詩

予至石門杲禪出商老詩偈巨軸讀之茫然知此

道人蓋滑稽翰墨者也又欲入社作雲庵客試手
說禪便吞雲門臨濟如虎生三日氣已食牛衲子
譁曰甘露滅非錯下注脚

跋徐洪李三士詩

陳瑩中嘗問予南州近時人物之冠予以師川駒
父商老爲言瑩中首肯之駒父戲効孟浩然作語
如王謝家子弟風神步趨不能優劣商老和之如
劉安王見上帝大言不遜豪氣未余獨師川有句

在暮山煙雨裏西洲落照中未暇寫也

跋蘇子由與順老帖

子由每多疾病則學道宜多憂患則學佛宜常坐
黨人兩謫高安多與山林有道者語知其爲排遣
憂患者也順老子時拜之又吾雲庵賢之滴然流
涕而書云

跋張七詩

玉不可種也而孝之至則種玉亦生泉不可呼也

而忠之至則呼泉亦泐虎不可使令也而有德者
役以橐經乙不可教誨也而有義者致其同室予
觀兩張之詩引物連類折之以至理而秀傑之氣
不沒讀之使人一唱三歎豈筆端有口之徒歟

跋高臺仁禪師所蓄子宣詩

曆公以功業著詩律傳者少自廢放山林間與衲
子遊其語便爾清熟此柳子厚所謂詩人以窮乃
工殆非虛語

跋道鄉居士詩

道鄉以說禪口談醫國法門雷霆一世初非以詩
鳴也而此詩句句有法蓋其胷次如春之盎盎著
物成容今既已矣萬人何贖哉儼師題于衡山之
麓

跋鄒志完詩乃其子德久書

道鄉文章種性自然如五色鳳此詩乃浴天池時
容光也其雛筆法已能追蹤山谷之氣讀之令人

想見蹇驢風帽如宗武扶子美醉吟詩也

跋四君子帖

秦少游舌頭無骨王定國察見淵魚山谷口業猶
在道鄉習氣不除華光不語如雷

跋呂鎮公詩

右惠炤院見太師鎮國呂公畱題一首深清雄麗
有愛君報國之志時公方尉新昌實生太尉吉甫
以道德爲神考所敬與舒王上下議論遂參大政

文章翰墨雷霆一時福祿壽考逮事三朝天下學者宗之管李邵以高才博學爲南鄭幕門侯吏而其子固爲東漢名臣豈所謂隱德報應不身嘗之而及其子孫者乎予於太師鎮國公亦云

跋李豸弔東坡文

東坡以建中靖國元年七月二十七日歿於常州時錢濟明侍其傍白曰端明平生學佛此日如何坡曰此語亦不受遂化李豸爲文以弔之曰道大

難名才高衆忌皇天后土知平生忠義之心名山大川還千載英靈之氣士大夫稱其詞該而美今錄以示常道人亦可以舉似山中諸道友也

跋養直可師唱和真隱詩

予久不見養直時時想見其墮幘醉時忽閱此詩如行野渡春色中雖盎盎醇醲然終有一種清絕氣味可上人語迅快如漱壑夜泉響埽窗春霧空不類菜肚阿師語仲伯連璧士也而皆友吾異中

傳曰觀其所以游因以知其爲人吾於吳中亦云

跋養直詩

宣和三年三月予遷居水西南臺寺初六日顛風
攪林東軒小寢俄大雨起步脩廊復坐頽然昏睡
南州道崇難者持此軸來隱几讀之如觀飛菟頓
塵追風越日也然其詩詞所及皆予故人而予亦
嘗落憫憐中蓋方窺海外時帖也管曾魯公問予
曰蘇養直聞齒少而詩老恨未識之子見其詩否

予曰李太白詩語帶煙霞肺腑纏錦繡以予觀養
直之詩逮又過之魯公駭予此論今數詩惜公不
見以驗前語耳

跋謝無逸詩

臨川謝無逸布衣而名重搢紳於書無所不讀於
文無所不能而尤工於詩黃魯直閱其與老仲元
詩曰老鳳垂頭噤不語枯木查牙噪春鳥大驚曰
張晁流也陳瑩中閱其贈晉安禪師詩曰老師登

堂搥大鼓是中那容嗇夫喋歎息曰計其魁傑不
減張晁也二詩於無逸集中未爲絕唱而陳黃已
絕倒無餘惜其未多見之耳然無逸又喜論列而
氣長詩尚造語而工置於文潛補之集中東坡不
能辯文章如良金美玉自有定價殆非虛語也予
方以罪謫海外無逸適過廬山見吾弟超然熟視
久之意折曰吾此生復能見覺範乎語不成聲乃
背去後三年予幸蒙恩北還而無逸乃棄予而先

焉因與超然對榻夜語及之不自覺淚殷枕也嗚呼無逸東隣有甯生者二十餘以鏤刻爲菩薩像每過無逸恬退趨去俄游京師以其役得將仕郎而還華裾細馬閭里聚觀無逸出門值之爲避路門弟子爲不懌累月嗚呼無逸有出世之才年未五十一命不沾殞傾大命曾東隣甯木工之不若嗟乎憐哉

跋無盡居士帖

無盡登庸百僚畏讐坐政事堂德長於兩府諸公
自劉中書吳門下皆昆弟畜之觀其退歸山林與
納子游書詞諄諄不翅如骨肉然賢者莫不怪之
安知此老人以法爲親乎龍安炤公倚公之風遂
託名不朽其亦老贊公盧玉川希上人之流亞也
耶

跋蔡子因詩書三則

歐陽文忠公嘗非笑肥字而誇杜子美獨貴瘦硬

東坡作詩曰杜陵論書貴瘦硬此論未工吾不平
豐妍瘦容各有態飛燕玉環誰敢憎子因此帖可
謂豐妍者也觀其俊氣橫逸不受富貴鞅勒之韻
宜從古人中求宣和元年十月八日臨川瞻上人
出以爲示便覺神魄飛越於鐵甕城之下瓜洲杳
靄之間

文章天下第一數東坡子因蔡氏子弟而飲食夢
寐以之其種性妙非習俗所能移使東坡而在見

子因當不減張曲江之與李泌也

予久不見夢蝶偶得此詩湘西山水間時松風盤
空林月滉蕩如顧虎頭對劉琨展其画像也

跋李商老書雲庵偈二則

商老以大父事雲庵以伯父事天寧則予蓋其叔
父也仰山曰東院師叔若在惠寂不到寂寞商老
寂子後身也然甘露滅固未死而商老與其弟未
嘗不啼飢其大言以詬罵魔佛高自許可蓋習氣

也

近世要人達官其氣焰摩層霄而門可附而炙手者不翅百千然其語言翰墨人見之皆如拒頑百姓見催租文引恚視之不棄擲幸矣商老灌園修水之上而筆畫一出人爭傳寶以相矜誇吾是知道德無貧賤也覺慈生一十年去年從余而知有商老偶出所畜一軸見嬉喜而書其尾且以雪道向無知之恥云

跋韓子蒼帖後

蘇東坡伯仲文章之妙無媿相如子雲而其見道之大全則楊馬瞠若乎後子蒼文字師法蘇氏西蜀後來之駿也讀其問炤公向上一路後炤未見訓語予爲代之曰不辭向汝道只恐撞見劉幽求大帽壓耳手提油子蒼他日見之定是無語

跋太師試筆帖二首

此帖骨氣深穩姿媚橫生其得意時筆也不然何

其如行雲流水之間暇也予臥疔逾月偶閱之覺
疔不辭而去乃知檄愈頭風非虛語耳

予觀太師楚國公之書骨含富貴積學之至神氣
蓋人然付其姪以寶公詩其外護欲傳之子孫爲
無窮家法也

跋公袞帖

見蛇鬪而筆法進聞雞聲而遂能神東坡以謂寧
有存法與神于冑中而能學書者乎予觀公袞行

草旣不用法亦不祈其神媿媿意盡則止耳

跋三學士帖

秦少游張文潛晁无咎元祐間俱在館中與黃魯直居四學士而東坡方爲翰林一時文物之盛自漢唐以來未有也宣和四年七月太希先倒骨董箱得此三帖讀之爲流涕嗚呼世間寧復有此等人物耶

跋蘭亭記并詩

宣和四年夏彌月不雨稻田龜兆出予晨興垂頭
坐西齋方與造物者游而廚丁聿來告米竭予作
白眼久之希先送此軸來索跋欣然見王子敬諸
君子忘其廚丁廚丁求與決予曰當以三箴用事
正不必逼人

跋荆公元長元度三帖

予兒時劇於隣家見壁間有詩曰是非不到釣魚
處榮辱常隨騎馬人今日見此三帖偶憶前句

跋百牛圖

畫工能爲神鬼之狀使人動心駭目者以其無常
形無常形可以欺世也然未始以爲貴唯犬馬牛
虎有常形有常形故畫者難工世之人見其似則
莫不貴之畫牛之法徑寸者不刷毛予觀此圖非
特入法凡百尾喜怒俯仰小大伏立趨並浮鼻荷
痒盡其情狀意非畫師殆高人韻士以寓其逸想
耳予老住江村而比道林嶽麓之富其牛每以谷

量日夕蓋拾礫追逐叱叱於田畝之中厭飫矣而
全美乃以此軸爲示何哉予以湘西之雲場爲畫
笥則全美必以此圖爲作

跋周廷秀誦唱詩

宣和二年初吉日予送客松下淺丘縱望廷秀一
髯男子但是時湘西雪盡衆峯蒼然我與廷秀皆
是畫圖廷秀袖出與張公誦唱之詞讀之便覺與
衆峯爭秀豈其媿從聚落中來故以此句彈壓清

境耳

跋順濟王記

東坡管自定武謫英州夜宿分風浦三鼓矣發運
司知有後命遣五百人來奪舟東坡曰乞夜櫓及
星江就聚落買舟可乎使者許諾卽默禱順濟王
曰軾往來江湖之上三十年王於軾爲故人故人
之失所當哀憐之達旦至星江出陸至豫章則吾
事濟矣不然復見使至則當露寢浦漱言未卒風

掠耳篙師升颿颿飽炊未及熟已渡楊瀾泊豫章
日亭午嗚呼順濟之威靈爲江湖之益者不可悉
數獨分風送東坡南去此心日月不能老也其英
特之風不減李逢吉禮陸宣公也

跋李成德宮詞

唐人工詩者多喜爲宮詞天階夜月涼於水臥看
牽牛織女星玉容不及寒鴉色猶帶朝陽日影來
世稱絕唱以予觀之此特記恩遇疎絕之意於凝

遠不言之中非能摸寫大平藻節萬物讀成德所作一百篇知前人之未工也其收拾道山絳闕之春色刻畫玉樓金屋之情狀使海山瀕海之人讀之如近至尊非其才當世何以治此上元日題

宋僧能工詩文者不少輒有所附托以名天下如惠勤因歐陽永對道潛曰蘇子瞻秘演曰石曼卿雲丘曰陸放翁祖可因徐師川長吉曰林和靖不得盡錄皆非能特立者也求

如雷霆發聲萬國春曉者惟洪覺範一人而已謝無逸稱其得自在三昧於雲菴老人故

能游戲翰墨場中呻吟罄歎皆成文章陳瑩中喻其如山川之有飛雲草木之有華滋于道初不相妨未知覺公下一註腳否客有謂予輯蘇黃鼂陸諸家題跋不應置此佛門史遷予亦不暇深辨戲畲云西園雅集凡十有六人皆名動四夷之雄豪倘未得圓通大師

披袈裟坐蒲團而說無生論不令一坐無色
邪客亦首肯而去然笠澤老人嘗云此卷不
應攜至長安逆旅中亦不許貴人席帽金絡
馬傳呼入省而觀海隅毛晉識

石門題跋卷之三

終